

〈王爺〉

郭漢辰

凌晨時分的王爺廟孤單寂寥，白天香客絡繹不絕，廟裡囂鬧繁華，一入夜大殿空空盪盪，連吹進的冷風都蕭條清瘦，被信徒香火燻得滿臉通黑的王爺神像，端坐在神殿中間，冷冷看著百年輝煌時光，輕煙般溜走。

「王爺，你要保佑我們！這次兩百年的廟慶，一定要順順利利。」

六十多歲廟宇管理人柯順天，緩緩走到大殿，雙腳突然痠軟跪了下來，皺紋雕滿他年歲已高的臉龐，雙手緊捏隨時會熄滅的香燭。

柯順天對著神明說話的聲音小了下來，彷彿只有他與神明聽到這句秘密約定，「這次董事會主委，拜託王爺了。」

他右手撐在地上，吃力拱起老邁身軀，緩步走到神案前，將整把香插入燻得深黑的香爐，接著從供桌拿起一對神筊，一臉虔誠，雙手一攤，把神筊往地上擲去。

神筊丟擲在地上的聲音，深夜聽到刺耳聾叫，柯順天只在意神筊在地上擺出的「聖筊」樣貌，他心中取得了王爺承諾，雙手把神筊頂在頭頂上方，將神筊歸還在案桌上，柯順天滿意的微笑，浮現在兩邊的皺紋波浪。

柯順天如冷風悄悄走離大殿，廟裡再度回到沉寂。

長夜漫漫，神明無事，王爺在天地裡打盹來。

這天大殿香客洶湧，辦公室內的柯順天恍若不知，坐在他最喜歡的那張沙發躺椅上，氣喘吁吁數著桌上一堆灰黃顏色的土豆，「一、二、三……」他心裡默默靜數，那群支持他的阿慶仔、黑臉、柯仔等數個董事，如豆子般乖巧，任他盤算。但最難估算的就是姓陳那家人了，日年前他揭穿上任廟宇管理人陳雲飛，向漁會借了一缸子鈔票的案，讓從來不知失敗的阿飛，重重摔了一跤，從此跌出王爺廟的地盤角，阿飛五十多歲的身體，長年累月躺在病床，再也無法近距離與王爺說悄悄話。

陳家人不可能對王爺廟死心，陳雲飛的兒子陳志成，這時走進辦公室，阿成如一根針直直刺入柯順天的雙眼，心想「父子怎麼看都刺目啦」，他還是對著陳志成伸過來的手，笑開了一張老臉。

「阿伯，這次選舉準備好了嗎，我是少年阿成啦，要和老大人對衝啊！」

阿成說著搖擺的話，臉上露著小孩般純潔笑意，沒有人看得出阿成的歹意，還以為他是古意年輕人。阿成的手這時不自覺拿起桌上阿順伯的土豆，俐落剝開，一顆豆仁直爽爽吞了下去，好像這些豆子原本就是他的。

「我知你也要出來選主委，想當初阿飛少年時，是怎況的英雄，捉大魚、扛大船去燒，你阿爸都是第一人，你阿成要打拚，麥輸給你阿爸。」

柯順天心裡湧現怒氣，想年輕時和阿飛拚生意、拚選舉、拚女人樣樣都輸，阿飛那次大病後，他假惺惺前往探望，阿飛的魂魄早飛到三水天界，只剩空殼身體在病床。

柯順天想，阿成除了年輕，什麼都比不上自己，但他最比不過時間，不知何時要和阿飛做伴。最氣的是，他那個被人笑稱為小丑的兒子阿猴，阿猴要拿什麼和少年阿成比呢？

「你阿猴又在大街上跳戲，要來王爺公廟了，阿天伯你要注意，不要讓阿猴嚇壞前來拜拜的香客！」

阿成嘻皮笑臉說著話，俏皮的手又快速伸出，碰觸放在柯順天桌上王爺神像的頭頂，柯順天拿起木杖，迅捷一棍敲了阿成的手。

阿成不喊痛，卻氣得用重重雙手捶擊柯順天的桌子，阿成嘴上嘀咕一句「開戰」，與等在辦公室外的兄弟揚著怒氣走了。

柯順天想追出去罵，衝到廟前大埕，迎面竟是他的兒阿猴。

不知誰幫阿猴穿上八家將服裝，手裡持著雙叉棍，有模有樣舞弄著，旁邊香客不知這是阿猴每天必演的戲碼，還慶幸自己看到一場民俗表演，看到阿猴耍著棍棒好看時，更拍手鼓紅雙掌。

早先幾年，他看到這場景，一把捉下阿猴的雙叉棍，反手捶打兒子，沒料，阿猴

心魂從此被鬼界搶走，三不五時起，街頭成了阿猴的野戲台，他氣極把阿猴雙手用鐵環緊緊扣緊，紅著眼求王爺公讓兒子不再瘋癲，但再結實的環扣也鎖不住阿猴的三魂七魄。

夢中，他看到阿猴化成猙獰的牛鬼蛇神，把自己的魂魄，捉到阿修羅地獄拷問一番。

柯順天不只看到阿猴，更看到少年的自己與阿飛，兩人在遊街時把械具舞弄得虎虎生風，人們大聲囂叫，人群中有個少女，他晶晶瑩瑩的雙眼，穿透流流漫漫的四十年，迄今還盯著兩人……

海邊吹來鹹濕黏稠的海風，吹進阿成年輕的胸膛。

阿成站在一條悠長河流的岸邊，清楚望見雄起昂揚的王爺廟，如一個男人直聳挺立在城鎮中央，其他低矮平房，柔順依偎王爺廟而生。

阿成對王爺公很陌生又很熟悉，從小就聽過王爺奇聞傳說，說王爺一生氣會帶走很多人的生命，把好人壞人掃得一乾二淨。他沒看過王爺，但他認定王爺公在人世的代理人，一定是非阿爸不可。

阿爸原本是港區勇猛討海人，在海上的日子，遇到大樓般高的凶狂風浪，阿爸的船照樣衝過。下船後，阿爸與好友阿天伯，兩人扛著三百斤的大魚急走，還擰著晃頭猛喝，大魚放下後，阿爸隨即亮出亮眼長尖刀，俐落飛快，將大魚整齊齊切落。

阿爸年輕時，一定沒想到和阿天伯有天會結下怨仇，牽扯到生生世世。

他們兩人從小住在廟前同一條窄矮的小巷，長大後一同沉浮在滂沱海浪討生活，兩人發下重誓要服侍王爺到老到死。

有次大船遊街，鞭炮硝煙肆無忌憚散步在眼前，拉著大船繩索方向那人，突然雙手一鬆，大船如凶猛動物往旁撲去，阿爸與阿天伯飛出年輕身體，伸手搶那根失去力量的繩，四隻手猛力拉出血，才止住大船撞向惶驚的信徒。

那事傳開後，阿爸和阿天伯在廟裡的地位，老一輩的人笑開著臉說，兩人就是王

爺公在人世的左右護法，要替王爺公辦大事，解勞憂。

夜霧此時將王爺廟包圍，阿成想起，他也看過王爺公生氣發怒。有一年，盛傳王爺對辦祭典的老董事不滿意，要收掉老董事身魂，晚間最熱鬧的鎮區，竟聽到鬼將們碰撞鐵環，鈴鈴噹噹想遍大街，如催魂鈴讓人難以入眠。

隔天一早，老董事的身體沒了氣息，人走得乾脆俐落，有人悄聲傳話，說那一定是王爺公派鬼將收的魂。那時阿成讀高中，阿爸帶他到老董事家祭拜，阿成記得那陣吹起白幡的冷風，吹冷大人臉上的愁苦。

那天阿爸第一次帶阿成走進王爺公廟，阿爸一入廟就跪了下來，沒有任何雜念膜拜，阿爸也拉著他跪，他低頭看地板鋪上好幾層的塵灰，有小蟲爬過絲絲痕跡，阿成認真盯看阿爸很久，望出阿爸的力量來自何處。

阿成仰頭看端坐在正殿的王爺像，數百年燭香燻得王爺臉面又黝黝黑黑、不清不楚，王爺原本是凡人升天，卻因更多凡人信他，握住龐大生命權柄。但王爺公不過是一尊木雕神像，權柄又回落到信奉者手中，阿成緊緊記住，那天阿爸對王爺公膜拜的莊嚴面容。

阿爸後來名正言順做了王爺公代言人，身體不時顫抖抽搐緩緩打開，請王爺公降駕，喃喃說著只有神明了解的話語。如今阿成長大入社會，咀嚼阿爸的一切，領悟在胸。

朦朧霧色，阿成望了那座宏大的王爺廟一眼。

「王爺公你交代我，我就怎麼做。」

阿成練習和王爺對話，這是制勝第一步，他心裡想著，他還看到王爺霧中漫步，從對岸悄悄光腳輕盈渡河……

從病房窗外虧望出去的天色，有些灰暗有點明亮，這時正是以往燒大船的時間，火焰會燃亮整個黑暗，盛大愉悅的火浪，會順著風勢，一口口吞掉所有人間的邪惡與不快。

柯順天拄著柺杖，靜靜寧寧呆坐在他一手毀掉的陳雲飛病床旁，一坐就是兩個小時，誰也不知阿天在選主委前一刻，偷偷跑來看阿飛，連阿成都在醫院外面跑攤忙選舉，誰曉得，阿天最後一著狠棋，竟是來看阿飛？

阿飛腦中的血塊成群結隊在血管中塞車，雙手雙腳再也無法踢動，只有臉皮的顏面神經輕輕抽搐，彷彿看到好朋友阿天來了，情緒波湧。

柯順天想，阿飛啊！阿飛！你又何必這麼輕易動怒，誰也無法與飛快的時間相抗衡，如果你不是中風，有天也會和我一樣老邁到無法動彈，看著自己被流金歲月，奪走一世人的力氣，只能動動腦筋，想法子成全事情，或毀壞一個人。

誰叫王爺公第一個選上的是你 | 阿飛！

阿天伯打著疼了好幾十年的心肝，陳年往事在腦中倒帶，那年廟裡要在兩人之間，選出王爺公在人世間的代表，兩人連擲十多次，阿飛雙手拋出去的神筊，一出手就是「聖筊」，神明似乎永遠眷戀阿飛。阿天可沒那麼好運氣，每次擲筊都是令人哭喪心神的「哭筊」。

阿天心裡鑽入一個壞念頭，王爺公竟然選的是別人，我就不要老天順新順意，阿爸替我取「順天」，我就偏要「逆天」。

不要說神明偏愛阿飛，連人世的女人都先愛上阿飛，那個在街頭碰上的女子叫「阿蘭」，讓人引動身體燃燒的慾望，這個不知來自何處的阿蘭，那晚和兩人喝晃頭、配大魚蒸煮的好湯，酒精在三人體內急竄流動，流成一條漫漫長河……

阿飛先被雨水澆醒，阿天直起身子看看四周，發現三人睡躺在王爺廟後方的密隱空地，阿蘭依稀記得，他喝得爛醉，不只和兩個人身體親暱，還有一個陌生、滿腮亂鬚的男人，與他們交纏。

阿蘭先跟阿飛一陣，替他生了個兒子，後來阿蘭又與阿天貼黏一起，也有小孩，阿蘭離開時無蹤無影，如從來沒有這女人存在，時間久了，連阿天都不清楚阿蘭樣貌，倒是狹小鎮區，留下一個酸溜笑語，說阿天、阿飛兩人不但是王爺公跟前好兄弟，還是同一個女人的好客兄。

柯順天看著阿飛流失表情的臉孔，他想：阿飛啊，你和阿蘭的小孩，竟然要和我拚選王爺公的代言人，當年你和我拚鬥，最後還不是讓我扳倒，阿成這個臭酸小子，拿什麼和我比？

神明卻對我阿天，一生一世不公平，我和阿蘭的小孩肖肖，阿成竟是有頭有臉還會奸人步數，他們同一個母親，卻各有天地不同命緣，王爺公，我哪裡對不起你，讓我嘗盡運命的甘苦？

足足在病房坐了兩個小時，柯順天撐起柺杖，抱著千斤萬斤重的心事，整個人直力力站了起來，心想，阿飛你好好睡吧！我會替你好好教訓兒子，快飛到王爺公的……

「外面誰在演五子哭墓？」廟內正待召開會議，卻聽聞外頭熱騰囂鬧，柯順天胸口捧著老衰心臟，等著連任王爺廟主委，其他董事還沒來全，他想一定又是阿成在搞鬼，就看那個人還有什麼不數？

廣場白幡翻飛，阿成穿著黑暗暗喪服，他雙手撒出冥間用的紙錢，在人間天空凌亂吹散，阿成這下可豁出去，連他阿爸的棺木全都扛來王爺廟前。阿成想，要演講就來演全套，他不會對阿天伯客氣。

阿成前晚接到醫院通知說阿爸忽然沒有氣息，他不相信阿爸這時會離棄他，一定有人作怪，他懷疑那個人正在廟裡，還有臉對著王爺公辦法會。

上午阿成與土公師，幫阿爸穿上最喜歡的那套衣服，阿爸的臉還是無色無憂，他想阿爸一世人幫王爺公做事，如今走離人間，來看王爺最後一眼，讓他知曉阿爸怎麼辛苦走這段人生路。

「我阿爸中風幾年，從來沒有病況歹惡，竟是在王爺公生日前幾天，忽然過去，我不相信王爺公會來收阿爸的身魂，一定有人在做歹，不讓陳家有機會服侍王爺公。」阿成來場哭調表演，大聲哭嗆，吸來香客團聚。

阿猴不能在這樣的場合缺席，他求老師傅幫他畫個大花臉，是鬼將裡最凶狠的夜叉神，他壓根沒想到他阿爸正與阿成鬥法，阿猴恍惚記得，每次都有個長滿落腮鬚、

穿個古裝的男人，跑到他的眼前，向他大聲叫：「王爺公需要你出來護駕了。」這次也不例外，那男人又蹦跳到他眼前，阿猴笑笑說：「王爺公，你不要擔心，我出來保護你。」

阿猴連滾帶翻跳入廣場，把所有人的雙眼帶到半空中，阿成也停了競選演說，單看阿猴一人獨挑梁柱，在王爺公的眼前搬演一齣大戲。阿成看了阿猴的瘋樣，心想真是作孽啊，他也聽阿爸說過阿蘭大媽的事，知道他有這麼一個親血緣又無緣的兄弟，在街道看他好幾次樣況，嘴巴上是胡亂譏刺，心裡也有些不捨，但誰叫阿猴的阿爸，是那個自己為可取代王爺公行事的阿天伯，兩家的恩怨要怎樣才算計清楚。

阿慶仔、黑臉、柯仔幾個董事來到廟前，擠入人群看鬧熱一陣，有董事搖頭晃腦，看廟的代誌翻出給外人看，削王爺金光的面子，有人心底擊掌較好，「給阿天這個老瘋狗好看。」準備站在高處，看兩派人衝戰。

「阿成，你蒜什？帶你阿爸的棺木來廟，要讓王爺公萬分難看！你這叫什麼是王爺公的好子弟？」支持阿天的黑臉看不下去，大聲囂叫。

「是你阿天伯的好代誌，讓王爺公惱了，才叫阿成主持公道，阿成替他阿爸申冤有何不對？」阿成的好兄弟陳長腳，站出來噲聲。

在眾人面前，黑臉跨出大步，一拳往陳長腳擊打下去，阿成趕緊要拉開黏打在一起的身體，阿猴拿著雙叉棍加入混戰，警察哨聲由遠而近湊熱鬧而來，香客們不知要看下去，還是去膜拜王爺公？

柯順天聽到急切嘈雜聲、哨子聲，起身要到廟前，剛踏出門檻，眼前閃現的竟是年輕阿飛，他雙眼明亮，拿著一把切大魚的長尖刀，往他頭上劈砍去，阿天伯一臉倉皇舉手相擋……

廟裡的人說那幾天，真是王爺公廟兩百年來最多事的日子，一陣人在大埕相打，阿天伯要出來相勸，心臟跳得像火車在跑，阿天伯的心最後停下來不走了，他的身魂回老家，與阿飛伯在地府陪王爺公吃菸。

那天下午最喜歡的就是阿成，但也只喜歡半天，他原本是董事，阿天伯走了，他

不用選，大家公推他接下主委的棒子，燒大船照樣風光要辦。那晚以為都沒事了，大家心平靜氣，隔幾天就要辦大事，把大船扛到海邊，用大火燒化成飛灰，把接入的王爺，用火浪送走。

但沒有人會想到，那晚發生更大條的代誌，只有王爺公會搬演這樣的結局。

阿猴是後來被關進拘留所時，悄聲對一樣被關進來的黑臉伯，說出他辦大事是由緣：「王爺公這次生氣可發狠了，要把他的廟帶到天涯海角，讓所有人都拜不到，他叫阿猴用火燒大廟。」

大家都以為，那晚阿猴藏入廟內，是哭他剛死去的阿爸，阿猴卻做了驚天神嚇鬼魂的事。

那晚阿猴在廟裡，一直看到那個長滿落腮鬚的男人，在他旁邊一直說：「謝謝！」阿猴笑著說不客氣，手持火把站在王爺公神像前，火光照亮他的鬼魅臉面。

阿猴這世人，第一次不威不懼向王爺公說：「是你叫我燒大廟的！」

龐大凶[狠的火浪，先是吞噬沾滿灰塵的布幔、雕滿文字的木柱，火勢隨著梁柱，燒盪整座廟宇的雙頰、全身……

| 第五屆寶島文學獎首獎 | 原

載於二〇〇四年一月七日《聯合報·福刊》，收入二〇〇六年一月五日寶瓶文化出版《封城之日》

賞析：

作者郭漢晨，臺灣屏東人，擔任南部地方記者十多年。曾獲 2005 高雄打狗文學獎首獎，第五屆寶島文學獎首獎，第三屆宗教文學獎，屏東大武山文學獎卓越獎等獎項，著有短篇小說集《封城之日》。

這篇小說〈王爺〉是第五屆寶島文學獎的首獎作品。

在台灣的民間信仰當中，「王爺信仰」尤其盛於南台灣，與台灣中部的媽祖信仰並稱，俗曰：南王爺、中媽祖，又另一稱『三月瘋媽祖、四月王爺生』。據統計，在全臺廟宇供奉的神明中，最多的是王爺，共有七百一十七座以上，足見王爺信仰的普遍，屬台灣民間「強勢信仰」。王爺又稱千歲、千歲爺或瘟王。在台灣早期的社會中，環境惡劣，瘟疫瘴氣橫行，天災水患不斷，老百姓生命財產受到威脅，又認為是邪魔妖道作怪，而王爺被認為是可以保護鄉民生命安全，又可以趨魔除疫，於是在民間就形成了一股強大的信仰力量。而在王爺信仰興盛的地方，都有燒王船的儀式。一般認為這次送走瘟疫，趕走瘟神的涵意，藉由王爺的庇佑，可以為民眾帶來平安。

本文即以一間王爺公廟為背景，敘述守護王爺公的凡人們之間的爭鬥。這些管理廟產的人，從早期的廟公、廟祝到董事會的成立，藉由神明代言人的身份，彼此在形式與心理上的爭競，明寫神明面前的大公無私，而暗寫人世的明爭暗鬥，人性欲求的一面在正義的天理前，是諷刺可笑的。兩代之間的糾葛，最後以一把大火燒毀作為終結，符合王爺燒王船將一切罪惡病疫消除的意象，也道出天理間冥冥中自有定數的審判。

品味時間：

1. 請談談你對王爺信仰的認識。
2. 故事中，你對哪一個角色的印象最深刻？為什麼？

3. 故事最後，阿猴一把火燒掉了王爺廟，你認為這把火代表什麼？